

万里航行

WAN LI HANG XING

中波海运公司“团结号”大副虞益春讲

代 琇 庄 辛整理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万 里 航 行

中波海运公司“团结号”大副虞益春讲

代 秀 庄 辛整理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根据中波海运公司“团结号”大副虞益春同志的口述和日記整理而成的一篇特写。“团结号”在英法帝国主义侵略埃及时期，从波兰繞道非洲回国，完成了历时 70 多天、全程二万多海里的航行。这篇特写以作者途中亲身的经历，用朴素的笔調描写了沿途的见闻和海上生活，着重反映了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掠夺以及非洲人民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声势，也反映了那里的人民对我们新中国的尊敬和友好态度。

万 里 航 行

中波海运公司“团结号”大副虞益春撰

代 瑋 庄 辛整理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书号 0147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 7/16 字数 26,000

1958 年 11 月第 1 版

195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定价 (6)0.14 元

目 次

一	起航·····	1
二	基尔运河·····	4
三	追記战火中的塞得港·····	5
四	非洲! 非洲!·····	10
五	第一个中国大副·····	14
六	海上生活·····	19
七	拜見“海龙王”·····	22
八	好望角和开普敦·····	25
九	印度洋上的大風暴·····	29
十	海上警号·····	33
十一	錫兰的首都科倫坡·····	36
十二	可爱的祖国·····	39

一 起 航

領港登船的旗帜高高升起，烟囱吐着黑烟，我們“团结号”从波兰的琴尼亚港，准备起航返回祖国了。

在这波兰三大海港之一的琴尼亚（又叫革丹尼亚），我們度过了整个冬天。1956年10月31日，“团结号”驶离战云密布的埃及塞得港，我們估計回航时苏伊士运河可以复航，但出乎意料，英、法帝国主义破坏了国际航运，迫使我們不得不决定远走非洲，繞道好望角回国。記得我从“二月十日大街”（二月十日[•]是苏軍解放琴尼亚的日期，街道以此命名）上的“中波海运公司琴尼亚分公司”知道了繞道非洲的消息之后，内心十分激动。我感到总公司（在我国天津市）的决定是十分英明的。帝国主义的破坏绝对吓不倒我們，繞道非洲要延长航期二十多天，全程在两万海里以上，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航綫，但我們絕不因此而畏縮。这个决定，对于我这个参加远洋航行还没有多久的中国青年海員來說，也是个十分光荣、艰巨的任务！——怎能叫我不激动呢？

我們——甲板上的中国海員和輪机部的波兰海員們，在波兰老船长格魯哈同志的领导下，做好了远航的一切准备。

“篤、篤、篤”起重杆不停地开动着，船里的貨物已經裝完，現在正在吊裝甲板上的貨物了。這時候我國駐波蘭大使館的一位王同志冒着風雪趕來看我們。他的鼻子凍得通紅，不時搓着戴着皮手套的雙手。波蘭冬季的天氣實在太冷了。我連忙倒了一杯白蘭地酒給他取暖。

王同志向我們問好後，便關切地問我們船上裝了些什么貨物，我告訴他這次裝載有波蘭為我們設計、製造的一套糖廠和一套水泥廠的機械，另外還有五輛重型的挖土機和一些化學原料。熟悉情況的人都知道，這次裝載的貨物是不好對付的，船在海洋里顛簸的時候，一不小心就有被撞壞、撞碎的危險。

“東西重要啊，航綫又這麼長，可得特別當心啊！”王同志再三的叮囑我們。

“這就是祖國人民對我們的囑咐。”我默默地想，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

“天氣很冷，你們要保重……”王同志關切地說。是啊，我們裝貨時奔上奔下，穿着厚厚的大衣，熱氣從身上蒸發出來，一個個就象剛出爐的大麵包一樣。王同志的話提醒了我們，聽說這種天氣，波羅的海也會被冰封住，甚至於穿着滑冰鞋可以從這兒一直溜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去！

開船的汽笛響了，我們跟王同志依依話別。我回過頭來，望了望琴尼亞海港。海港中停泊着許多遠洋巨輪。突然這個新興的城市的一色嶄新建築物和清新的空氣，使我感到莊嚴而又可愛。我默誦着祖國詩人鄒荻帆給琴尼亞附近的波蘭另

一海港——格但斯克写的詩句：

这一片透明的海連着我祖国海边的窗，
塘沽港和格但斯克远远相望。
这边的灯火和我祖国的灯火打着信号，
这边的起重机和我祖国的起重机一落一揚。

我看見大汽車从这里运上甲板，
我看見拖拉机从这里运进船艙。
湘綉和織錦緞在这里卸落，
我們南方的水菓在这里送进冷藏箱，
还有交流的电影、工艺品、音乐片……
还有彩色画、舞台照、書报的油墨发香……

.....

这一片海水連着我甜蜜的家乡，
两个和平幸福的国家用海航挽着臂膀。
海鷗啊，你飞吧，你飞吧，
繞着那海船的烟突飞啊，
一直飞到我海那边的家乡，
一路上去祝福水手們的工作和希望。

当我每次在航行的时候，都要把这首詩重新默誦几次，因为它真实地写出了我們眼前的景物和人們的心情。这时，波兰海員兄弟在碼頭上和他們的亲人吻了又吻，互相告別和祝

福。舷梯终于拉上来了。船稳稳地离开了码头。远航开始了，我们开足马力，向德国的基尔运河、北海，向英吉利海峡，向南非的好望角前进……

我们遵照着祖国人民的嘱托，为了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开足马力前进……

二 基尔运河

航出波罗的海，我们“团结号”到达了德国的基尔运河。

基尔运河长九八·七公里，通过这条运河要八、九小时。这是条平底运河，由于河面不宽，每隔十公里就有一段较阔的河道，让来去的船只在此交错，航运还是很方便的。有了这条运河，使我们航行时，用不着绕过卡特加特海峡和斯卡基尔拉克海峡，就能出波罗的海直达北海。

这儿，风平浪静，天气出奇的好。太阳照射着碧蓝的河水，金光闪闪地耀人眼睛。我站在驾驶台上，看着我们的海轮平稳地航行在运河上。这是一艘多么漂亮的船啊！想到这里，我心上不由分外地感到舒畅。

运河两岸是林荫夹道的公路。这时已是雪后初晴，远远望见围着红色围巾的青年姑娘，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奔驰。年轻的妈妈裹着漂亮的头巾，推着精致的婴孩小车在散步，让孩子们沐浴在柔和的阳光下，呼吸运河上清新的空气。当我们见到这种和平、宁静、优美的景象，就会想到：谁要是发动战争，那可真是罪恶滔天！

船緩緩地航行着，駛出运河西边的出口时，要經過易北河口的勃朗斯別特科克。这里和东边运河出口处一样，有一个調整水位的船閘。

看到易北河，使我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美国的軍隊在易北河胜利会师的情景。如今，河东岸是已經走向繁荣富强的民主德国，河西岸是美軍佔領区，阿登納政府統治着西德的人民。希特勒的幽灵——法西斯蒂又在那儿复活了。这使我們为和平服务的海員們感到多么痛心！我們的老船长格魯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过伤，又被关进希特勒的集中营受过惨无人道的折磨，因此当他一提起这段历史事实和西德軍国主义的复活时，他那深灰色的眼睛就逼射出憤怒的光芒，臉上的皺紋也好像堆得更多、更密了……

三 追記战火中的塞得港

一出易北河口，我們的航行就变了样。北海上呼嘯着的巨浪，直向“团結号”船头猛扑过来，发出轰鳴的响声，船身顛簸得使人难受。我一連嘔吐了两次，但精神还是很好，坚持着工作。我害怕的倒是船上装的机器設備和甲板上的化学原料，同时也担心海里的水雷。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德国法西斯匪徒曾在这一帶公海上放下不少水雷。我們現在航行着的狭窄的航道，是炸掉了水雷开辟出来的。由于风浪过大，危險还是有的。老船长也放心不下，跑到駕駛台来亲自領航。我怕他熬夜辛苦，劝他休息，他哪里肯听，还是繼續喊着舵令，

并要我密切注視着前方的动静。



这个埃及民族解放军(圖中持槍者)。他曾在英法侵略軍在塞得港地区進陸時参加了抗击英法傘兵的战斗。他的房子和全部财产都已被侵略者燒光，現在他住在用鉄皮搭成的小棚里。

我們在險惡的北海上航行了一天，穿过濃霧瀰漫的英吉利海峽，沿着灯光閃爍的法国海岸繼續前进。这时，在船的西北方是英国，东南是法国。自从英、法对埃及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对于这两个沒落的但还想行凶作惡的帝国主义国家，我特別感到厭惡。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我在这半年不到的生活經歷里，深深地体会到这是个真理。

1956年10月，英、法帝国主义发动侵略埃及战争的时候，“团结号”恰好航經苏伊士运河。

那是10月30日下午。运河的景色还象往常那样恬靜、美

丽，塞得港这座银白色的城市也象往常一样的可爱。我們正为7月26日埃及把运河收归国有而高兴的时候，英、法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的警号，却从收音机里传来了。

我們的船剛抛錨，几架英国飞机便到运河上空扰乱来了。帝国主义者是不甘心失败的，他們企图发动战争作垂死的挣扎。我的老朋友、埃及籍理貨員穆罕默德·爱德华跑上船来，一見了我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要不是我叫痛，他还不肯把手松开。

“你喜欢战争还是和平？”我問。

“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軍人，但我喜欢和平。現在帝国主义要战争，我要回到軍隊里去保卫祖国，保卫正义、保卫和平！”爱德华越說越激昂，他用亲切的、友好的眼光盯着我，紧握着拳头。

运河收归国有的斗争，擦亮了埃及人民的眼睛，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横蛮无理和外强中干，更鼓舞了埃及人民为独立自由奋斗的勇气。从爱德华身上我就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我和爱德华說不上几句话，第二批飞机又来了，港口两岸“砰、砰、砰”地响起高射炮声。战争终于爆发了，帝国主义终于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又一次撕下了伪装，露出了它們的狰狞面目。

看到这种战争的景象，我們中国和波兰的海員都很激动，恨不得自己也能立即参加埃及人民的战斗队伍。到了傍晚，空气更加紧张，街道上的扩音机，响着納賽尔总统紧急总动员的演說，搬运工人也不卸貨了，都挤进我的臥室来收听广播。每

一張埃及人的臉，都充滿着戰鬥的激情。今天，他們要把四百年來帝國主義者加在他們身上的鎖鏈，打得粉碎！

兩岸到處可以聽見埃及人民“我隨時準備為祖國而犧牲”的歌聲，靜謐的塞得港沸騰起來了：

看呀，烏雲蓋上來了，
看呀，大雨潑下來了，
千萬個兄弟們在呼喊，
我們見不到熱和光。
姑娘呀，請為我準備行裝，
明天，我就要走向前方，
祖國在召喚我們，
我隨時準備為祖國而犧牲！……

在這個時候，我們停留在这里是不適宜的，因此決定立即解纜開航。但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塞得港全城實行燈火管制。這時候，我們已經無法用旗語跟埃及海關聯繫，大家只好坐在黑黢黢的船頭上，等待天明。

夜。是那麼的沉寂，在漆黑的船頭上，我們彼此看不見面龐，但大家憤恨地談論着戰爭：……一個十四歲的埃及中學生摩辛，看見英國兵抓住了四個埃及人，並企圖把他們帶走的時候，他把手榴彈對準英國兵扔過去，不幸，他自己也被英國兵開槍打中了右手。……有一位醫學博士聽到祖國即將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他立即回國要求參戰……在開羅、在塞得港、

在亚历山大港……千千万万埃及人民参加了军事训练，其中有工人、农民、也有家庭妇女、大学生、机关职员、教师、科学家、大学教授……在我们谈论埃及的时候，也谈到自己的祖国，有人说这时候他的小毛毛正睡在摇篮里，有人说他的弟弟欢喜踢足球……。人民是多么需要和平地生活呀，而帝国主义却要破坏、要战争。我们还谈到，万一我们冲不出去，那时候我们要和埃及人民一起参加战斗。当我们越谈越兴奋的时候，帝国主义走狗以色列的几架飞机来了。高射炮立即响起了“砰、砰、砰”的声音，探照灯飞舞着白色的长剑在寻找敌踪。终于一架以色列的飞机被找着了，所有的探照灯都集中在那架飞机身上，接着一阵连珠般的炮声，很快就把它打中，象一个节日的礼花那样爆起了大火光，天空染成一片血红，敌机烧毁了。埃及人民的胜利，使我们欢欣鼓舞地跳了起来，有的同志也学着埃及人民唱起了“我随时准备为祖国而牺牲”的歌曲。

空袭警报很快就解除了，港口的灯火又明亮起来，我们马上就和埃及海关取得联系，领港上了船，我们便和战斗中的塞得港告别，向地中海进发……

现在当“团结号”开过英吉利海峡时，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内心还很激动。几个月过去了，英、法帝国主义终于失败，美帝国主义缩在后面摇旗呐喊，不敢出面……还记得在侵埃战争发生时，英国为了虚张声势，象胆小的夜行者吹口哨那样从国内载运了大批大批不能使用的军火到埃及去，用以表示

自己軍事力量的强大,企图恐吓埃及人民,完全显露出了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真面目。那时候,我們听到了这个笑话,简直把眼泪都笑出来了。帝国主义就是紙老虎,殖民主义者的道路,就是死亡!英、法的侵埃战争再度証明了这一点。

四 非洲! 非洲!

英吉利海峡这一带的海面比北海的情况好得多,到处有浮标、探照灯,航行比較方便。“团结号”繼續向南穿入比斯开灣——通称“虎口”的三百六十哩波濤汹涌的深綠色的海面。这地方三面是陆地,一面張开“虎口”,西向大西洋。遇着恶劣的气候,任何一个航海家都会坐臥不安的。总算还好,冷靜、沉着、經驗丰富的老船长帶領我們航过了“虎口”。我們准备在西非洲的第一个港口卡薩



非洲人在挖金剛石时,一手替鑿在衣服里,只能伸出一手工作。他們每选出一个金剛石,后面的英帝国主义着就馬上取走。

布兰卡，添油加水。

“非洲”！这个地方对于我又陌生、又亲切。陌生的是我没有到过非洲，亲切的是从我懂得事情开始，我就隐约知道了非洲人民的苦难。过去，非洲被称为“黑暗大陆”，这里的人民，由于帝国主义的剥削，生活极度贫困，平均一个人只能活到二十七岁。在阿尔及利亚的矿工，每工作一小时，工资是八十法郎，而矿公司的老板却可以得到一千多法郎（黑非洲工人最高工资每小时二十法郎，最低的只有五点二法郎，而一公斤面粉却要二百三十个法郎！）。现在，我看到的就是这富饶的非洲，世界上蕴藏量最丰富的黄金的产地，金刚石的产地，铁、锰、铜、锌……的产地。

大概是在海上航行得太久了吧，我们确实闷得有点发慌。忽然听说船就要靠岸，高兴得大家一有空就谈论起来。有一天，波兰的同志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好多年以前，非洲中部有一个正直、善良的青年，名字叫做桑波，他在白人经营的橡胶种植场当僱工，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有一次，突然有一批白人带着许多神奇的机器和枪械来到种植场。其中有一个白人走到桑波面前，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就和桑波商量，愿意出比原来高十倍的工钱僱用桑波。桑波当然很高兴地答应了。

桑波的新主人对他十分和气，他拿了一个小包裹要桑波送到森林里去。干这样轻松的活儿，桑波连想也没想到。于是桑波边哼着歌曲，边跳跃着向森林里走去。走着，走着，桑波进入森林的深处。突然，桑波听见了一声可怕的吼叫，他举目

一看，就在近处，有一个大籠子，里面蹲着一头凶猛的獅子，更可怕的是籠子的門已經打开了。獅子看見他立即就跳出籠子向桑波扑来。桑波吃了一惊，拔腿就跑。獅子怒吼着，在后面追。当獅子快追上他的时候，桑波突然发现，他的主人正帶領着几个人，在前面不远的大树上坐着，嘴里叼着烟斗，手不停地搖动着机器。桑波拚命地朝他們叫喊：“救命，救……”可是，白人只顧搖动机器，面上微帶着笑容，好象什么事情都沒有发生一样……，不到几分鐘，獅子已經把桑波撕成了血肉模糊的碎塊。

“就在这件事发生以后不久”，波兰同志用一种抑止不住的憤怒的声音說道：“欧洲的一家电影公司在報紙上登出了大幅广告，預告一部“真獅吃真人”的影片已經攝制成功，将在各大城市上演……”

听完了这个“故事”，使我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靜。在我眼前，一忽儿好象站着一个黑人青年，一忽儿又象有一头凶猛的獅子向我扑来……現在，“团結号”正向桑波的家乡前进。当謀杀千千万万个桑波的殖民主义者还在做他們的美梦的时候，“黑暗大陆”已經破曉，非洲人民已經站起来了，埃及、突尼斯、摩洛哥、苏丹、阿尔及利亚……的人民已經高举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帜！

“团結号”快到卡薩布兰卡的时候，船上就忙碌起来，有的人在燙衣服，有的人在刮鬍子。我們到了船上大多已学会理发，遇到这个时候，理发剪子便从这个人手里傳到那个人手里。我对着鏡子摸摸自己的鬍子，觉得实在太长了，便在下巴

上塗肥皂，趕緊剃起鬍子來。

我從床底下抽出一雙已經沾滿灰塵的黃皮鞋，把它擦得雪亮，準備上岸的時候穿。提起穿皮鞋倒想起一件有趣的事來：有一次，我在琴尼亞港穿着一雙青布鞋到岸上郵亭去寄信。誰知我在馬路上走，許多波蘭人卻圍着看我的布鞋，不僅小孩子看，大人也看，弄得我非常窘。原來他們不常見布鞋，他們不是穿皮鞋，就是穿膠鞋，所以看見我穿着沒有縛帶子的布鞋，就感到奇怪了。打從那次以後，我上岸就必定換上皮鞋，不再穿布鞋了。

等我收拾停當，船已進入非洲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港了，船挂上浮筒後，我就和水手長海紐他們一起上岸遊覽市區。

卡薩布蘭卡是非洲北部大西洋東岸的一個大商港，這個“自由港”是歐洲的冒險家們的“樂園”。由於它連接歐洲、西非和南北美洲的陸、海、空客貨運輸，成為一個重要的驛站。這個城市的面積是五十平方公里，人口七十多萬，其中阿拉伯人有四十七萬。這裡有珍珠般的海灘，海灘上有天然游泳池，氣候冬暖夏涼，因此吸引着各國的遊客。這裡的房子有許多是四四方方的，遠看象一個個火柴盒子。這些高大的房子最高的有十多層樓，都是金碧輝煌的大飯店、上等旅館、銀行、大公司。而在城內，街道狹窄，房屋矮小，和上面所說的“歐洲區”的大火柴盒子的建築，形成尖般的對照。那些所謂洋鐵罐頭區的房子，是用破爛的洋鐵皮造成的，房子矮小，而又骯髒。人們痛苦地在生活着，疾病、飢餓、貧窮、死亡……緊緊地追逐着他們。這裡的骨瘦如柴的男人，多數都是搬運工人，成年象牛馬